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## 第一回 徐公子輕財好客 藜道人重義傳徒

詩曰：善似青松惡似花，青松冷淡不如花。  
有朝一日濃霜降，只見青松不見花。

這首詩，乃昔人勉人為善之作。言人生世上，好比草木一般，生前雖有貴賤之分，死後同歸入土，那眼前的快活，不足為奇，須要看他的收成結果。那為善之人，好比是棵松樹，乃冷冷清清的，沒甚好處；那作惡之人，好比是朵鮮花，卻紅紅綠綠的，華麗非凡。如此說來，倒是作惡的好了不成？只是一件：有朝一日，到秋末冬初時候，天上降下濃霜來，那冷冷清清的松樹依舊還在，那紅紅綠綠的鮮花就無影無蹤，不知那裏去了。此言為善的雖則目前不見甚好處，到後來總有收成結果；作惡的眼前雖則榮華富貴，卻不能長久，總要弄得一敗塗地，勸人還是為善好的意思。所以國家治天下之道，亦是勉人為善。凡系忠臣孝子，節婦義士，以及樂善好施的，朝廷給與表揚旌獎，建牌坊、賜匾額的勉勵他；若遇奸盜邪淫，忤逆不孝，以及凌虐善良的，朝廷分別治罪，或斬或絞、或充軍或長監的警戒他。特地設立府縣營汛等官員，給他俸祿，替百姓鋤惡除奸，好讓那良善之輩安逸，不放那凶惡之徒自在。朝廷待百姓的恩德，可為天高地厚。只是世上有三等極惡之人，王法治他不得。

看官，你道是那三等人，王法都治他不得？第一等是貪官污吏。他朝裏有奸臣照應，上司不敢參他，下屬誰敢倔強，由他顛倒黑白，刻剝小民。任你殘廢的官員，凶惡的莠民，只要銀子結交，他就升遷你、親近你；由你二袖清風，光明正直，只要心裏不對徑、他就參劾你、處治你。把政事弄得大壞，連皇帝都吃他大虧，你道利害不利害？第二等是勢惡土豪。他交通官吏，攘田奪地，橫暴奸淫。或是假造偽券，霸佔產業；或是強搶婦女，任意宣淫；吞侵錢糧，武斷鄉曲。你若當官去告他，他卻有錢有勢，衙門裏的老爺、師爺，都是他的換帖，書吏、皂隸，都是他的好友，你道告得准是告不准？第三等是假仁假義。他詭謀毒計，暗箭傷人；面上一團和氣，真是一個好人，心裏兀般惡毒，比強盜還狠三分。所以吃了他的虧，告訴別人卻不相信，都道他是好人；或者吃了虧，說不出來。並且他有本領，叫你吃了大虧，連你自己都不知道，還算他是好人，等到去感激他，你道懶懶不懶懶？所以天下有此三等極惡之人，王法治他不得。幸虧有那異人俠士劍客之流去收拾他。這班劍客俠士，來去不定，出沒無跡，吃飽了自己的飯，專替別人家干事。或代人報仇，或偷富濟貧，或誅奸除暴，或控惡扶良。別人並不去請他，他卻自來遷就；當真要去求他，又無處可尋。若講他們的本領，非同小可：有神出鬼沒的手段，飛檐走壁的能為，口吐寶劍，來去如風。此等劍俠，世代不乏其人，只是他們輜形斂跡，不肯與世人往來罷了。如今待我來講一段奇情異節，說來真個驚天動地！

話說那大明正德年間，江南揚州府有個富人，姓徐名鶴，字鳴皋，原系廣東香山縣人氏。他的父親喚做徐槐，生下八子，那鳴皋最幼，人都叫他徐八爺。他家世代書香，卻是一脈單傳。至他父親徐槐，棄儒學賈，到江南貿易，遂起家發業，一日好一日，發至百萬家私，財丁兩旺起來。

那鳴皋天資穎慧，生就豪傑胸懷。童年進了黌門，只是鄉場不利，遂棄文習武，要想學那劍仙的本事，只是無師傳授，也只得罷了。他心裏總要想遍游四海，冀遇高人。

到了二十多歲，生下二子。他父親把家財分拆，各立門戶。他就在揚州東門外太平村，買田得地，建造住宅，共有一百餘間。周圍有護莊河，前後四座莊橋，牆墻高峻，屋宇軒昂，蓋造得十分氣概。宅後又造一個花園，園中樓臺、亭閣、假山、樹木、花卉，各樣俱全，只少一個荷花池。看官要曉得，花園裏沒有樹木，好比一個絕色美人，卻是癩痢頭；若是花園裏沒有了池沼，好比一個絕色美人，卻是雙目不明。所以花園裏邊，最要緊的是樹木池沼。當時徐鳴皋見少了池沼，心中不悅，遂命人開挖起來，擇日興工。

那知開到一丈多深，只見下有石板。起開石板看時，一排都是大髻，髻中雪霜也似的銀子。鳴皋見了大喜，即喚家人扛抬進去，總共足有扛了七八十髻，頓時變了個維揚首富。

遂起了個好客之心，要學那孟嘗君的為人。從此開起典當來，就在東門內開片“泉來當舖”。數年之間，各處皆有，共開了三二十片典當。

那些寒士都去投奔他，他卻來者不拒。無論文人武士，富貴貧賤，只要品行端方，性情相合，他便應酬結交。或遇無家可歸的，就住在他宅上。後來來的人只管多了，乃在住宅二旁造起數十間客房來，讓他們居住。每日吃飯時，鳴鑼為號。你道吃飯的人多也不多？昔年孟嘗君三兀食客，分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他數目雖遠不及孟嘗君之多，只是一色相待，不分彼此。內中只有幾個最知己的，結為異性骨肉，這卻照他自己一般的供給。終日聚在一處，或是談論詩詞歌賦，或是習演拳棒刀槍，或彈琴弈棋，或飲酒猜枚，或向街坊游玩，或在茶肆談心。那鳴皋的為人作事，樣樣俱好，只是有一件毛病：若遇了暴橫不仁之輩，他就如冤家一般。所以下回遭此禍害，幾乎送了性命。

後來那食客到三百余人，其中雖有文才武勇，及各樣技藝之人，但皆平常之輩。只有一個山西人，姓藜，沒有名字，他別號叫做海鷗子，身上邊道家裝束，人都呼他藜道人。他曾在河南少林寺習學過十年拳棒。後來他棄家訪道，遂打扮全真模樣，雲游四海，遇見了多少高人異士，所以本領越發大了。聞得揚州東門外太平村，有個賽孟嘗徐鳴皋，輕財好客，禮賢下士，結納天下英雄豪傑，他就到來相訪。鳴皋見他仙風道骨，年紀四旬光景，眉清目秀，三縷長須，舉止風雅，頭上邊戴一頂扁折巾，身穿一件繭綢道袍，足上紅鞋白襪，背上掛一口寶劍，手執拂塵，似畫上的呂純陽，只少一個葫蘆，知他必有來歷，心中大喜。遂即畜在書房，敬如上賓，特命一個小僮徐壽，服侍這道爺，閑來就與他飲酒談心。知道他有超等武藝，無窮妙術，一心要他傳授，所以如父母一般的待他。每逢說起傳授劍術，他便推三阻四的不肯。那鳴皋是爽快的人，見他推托，說過二會，就再也不提。只是依舊如此款待，毫無怨悔之心。

過了半載有余，見鳴皋存心仁義，為人忠信，到那一天，向鳴皋說道：“貧道蒙公子厚情，青眼相看，一向愛慕劍術、未曾相傳，不覺半載有余。如今貧道欲想去尋個道友，孤雲野鶴，後會難期遠近，故把些小術傳與公子，不知公子心下如何？”鳴皋聞得肯傳他劍術，心花怒放，即便倒身下拜，口稱：“師父在上，弟子徐鳴皋若承師父傳授劍術，沒齒不忘大德！”海鷗子慌忙扶起，道：“公子何必如此！只是一件：貧道只可傳授你拳棒刀槍與那飛行之術，若講到‘劍術’二字，卻是不能。並非貧道鄙吝，若照公子為人，盡可傳得；只因你是富貴中人，卻非修仙學道之輩。那劍術一道，非是容易。先把‘名利’二字置諸度外，拋棄家子家財，隱居深山岩谷，養性煉氣，採取五金之精，煉成龍虎靈丹，鑄合成劍，此劍方纔有用，已非一二年不可。”鳴皋聽了，將信將疑。不知海鷗子畢竟肯教他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